

~菸~

家裡來了訪客，原來同事的小孩，許久未見家裡的老二還惦記著幼稚園時期的「老」朋友，我家老二啊！嘟囔要著爹娘，帶他來見我家老二，來找老二玩玩。就這麼，來了，全家一起來了，爹娘帶著小孩「小象」與著「小象弟弟」來家中坐坐、走走、聊聊。

進門，小孩們，相見歡，開始翻箱倒櫃，那小人國裡的兵器、武器，盡悉出籠。2+2，兩家子的小鬼可玩的不亦樂乎。女人們在廚房裡，忙著他們的菜色。包、切、搓、揉，餃子功夫，在鮮細手藝裡，也將上桌。男人呢，言談裡，主人聞嗅一個，訪客的男人味，眼尖地留意咧牙間的尼古丁色澤，猜著，該也癮君子一個。笑著對著訪友說，我想你有抽點菸。慫恿著男人，走，陪我，去買點飲料、beer，順道問著你可以喝些嗎！也去公園坐坐吧。嘴角的微笑，在訪友的臉龐泛起。訪友開始掀開皮夾，搜索一包盒物，與著主人-啪一聲，關上門，搭上電梯，迅速逃離戰爭現場-客廳裡的孩童大戰，廚事的女人切、剁菜餚競技大賽。呵，女人們的拿手看活，看的家，看好男人的超級本事之一呢！

2011年初夏，公園的一處，兩個男人，遞上了煙，抽吞著。訪友開始聊起工作的調整，由上班族，轉成田園的主人，朝九晚五的沒有時間性的編輯工作，令他厭倦。也摸清了現實世界的功利掛帥主義。那當然的現象，那管士、農、工、商的職業。「天下烏鴉一般黑」，「龜笑黿無尾，黿笑龜頭短短。」沒有點本事，混飯吃，才真難生存呢！不甘如此環境，訪友找了塊田，當了農夫，成了老闆。一塊田、一個人、一個老闆、就是他本人。言語間，再接續幾口煙霧，說著心情故事。

菸，能說心事嗎？菸，能解決問題嗎？菸能改變自己嗎？2009年台灣有一陣子，大力地「打菸」。通過了條款，祭出了重罰。對於製造出二手菸的癮君子們，無疑個個成了過街老鼠，個個竄逃，避上個風頭。剪下了當年（2009）一份報紙（聯合報、二月12日，E2版），想著這件事。菸的主題，標題裡，2年了，終於搬了出來，算了出清存貨：

「每吸一根菸，少活7分鐘，戒了吧」

「少菸酒，多運動，適者較長壽」

迎著前些日子「酒」的類散記，在「菸酒」一家的理念，趕緊出清了他-「菸」的記事。是啊，「菸」不好，「酒」不好，然似也是社會文化的一小部分。人間故事的穿針點，引線處地佔據整個時空背景。

我一樣喝著湯，一面開始打起瞌睡。

我喝完第二杯咖啡，抽完第二根香煙，打了第三十六次呵欠。

打完呵欠抬起頭時，桌上的白色氣體已經消失無蹤了

~囑 村上春樹~

走下狹窄的水泥樓梯之後，前面就有一條長長的走廊筆直地伸出去。

男人靠在門上，把香煙的煙霧吐向雪中。

~蝸牛 村上春樹~

我嘴上還含著那根沒點火的香煙，嘆了一口氣

「那你相信吸血鬼的存在囉？」

~計程車上的吸血鬼 村上春樹~

在看著一些書，翻上幾頁剪摘的報紙，叼著菸的照片，大喇喇地刊在副刊上（2008 年，九月 21 日，星期日，中國時報，人間副刊 E4）那是文人情事的工作一景，那是藝術文化者的心情沈思之一。在吞霧裡，找到靈感了嗎？在閒唔裡，伴著手指間那根玩物，是否多了些話題？嗯，其實玩味滴！「菸」，法令裡，沒說不行，「菸」，生活裡，沒說必要。「菸」是這樣的，沒有必要，也沒有不行。只有叼根的你我他才知道，才明白，才清楚個究竟，或者也說不出個準。人性的模糊與掙扎，在「菸」的價值觀，似乎也是另類的思維！

~秋風/王旭正~

Shiuh-Jeng WANG